



琼崖儿女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

红军西征此寒梅暖拍至沙涯破浪大美水长流



海南银行

BANK OF HAINAN

●伴你行 A05

值班主任：邹永晖

主编：傅人意 美编：王凤龙

2016年10月14日 星期五

海南日报



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本报特派记者 陈元才 摄

## H长征地今昔

四川若尔盖县：  
新常态下的  
新长征

■ 本报特派记者 苏庆明

在走进四川若尔盖县时，我们探访了当地巴西乡的红军长征巴西会议旧址。沿途恶劣的路况、路转峰回的高山、稀少的人烟和断壁残垣的旧址似乎都在提醒我们，这里虽然交通不便，但风景却十分秀美。

查阅若尔盖县的基本信息，仿佛也能印证这种想法。这个仅有7.8万人口的地方，平均海拔3500米，年平均气温1.1℃。或许正是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才利于当年红军藏身，当然，也对当地的发展造成阻碍。

但去巴西乡的所见，表明这里已经身处变化之中。沿途我们看到有年轻的僧侣在篮球场上打球，生活不乏现代气息。一片聚集在山谷中的民居，是崭新的。路边放置的物料，也表明这条崎岖的进乡省道，也将在不久后变平坦。

此前不久，巴西乡的通村路、联网路，都在政府精准扶贫下变成了水泥路。巴西乡羊俄村村民陈文满第一次迎来了自来水，也顺利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如今，他的妻子在家进行高原反季节蔬菜种植，自己则在远山上牧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从2011年至2015年，若尔盖的经济总量由不到10亿元增长到15.6亿元，旅游接待由81万人次增长到200万人次，农村居民年收入翻了一番，达到9563元。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若尔盖县委书记泽尔登说，红色资源是若尔盖的优势，当地将把它们转化为旅游精品线路。

“红军长征虽已成为过去，但长征精神永远不会过时。”他说，“面对经济新常态，我们所经历的将是一个新长征。”

(本报四川若尔盖10月13日电)

## 700余名红军战士刚走出草地，却在等待后续部队时长眠于此 班佑河畔：背靠背牺牲撼人心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五彩的藏寨错落有致，水泥乡间小道顺着茫茫草场蜿蜒至远方。到达若尔盖县班佑乡班佑村的时候，这里的美丽让人一振。

81年前，在这处美丽的草场曾发生悲壮的一幕：700多名红军战士在走出草地后，背靠背地坐在班佑河边，牺牲在草地边缘。

多年后，一座纪念碑在班佑河边矗立，纪念碑上镌刻着时任红三军11团政委的王平将军的回忆：“多好的同志啊，他们一步一步地爬出了草地，却没能坚持走班佑河，他们带走的是伤病和饥饿，留下的却是曙光和胜利……”

这是在红军长征过草地中，牺牲人数较多的地方之一。

对于这段历史，王平将军无法忘怀，他生前曾嘱咐，要在这里树碑纪念，以缅怀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士。201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在班佑河畔矗立。

### “七根火柴” 故事原型就在这里

在班佑乡的这片草原上，还有一个故事为人熟知，小学语文课本中《七根火柴》的故事原型地就在这里：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靠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说着：“一、二、三、四、五、六、七……”

著名作家王愿坚在《七根火柴》中的段落，记录了在草地上的一片小树林里，一位战士临牺牲前，怀揣着七根火柴，等待着将其交给战友，为

后续队伍点燃前进的光亮。

王愿坚的这篇文章并非虚构，而是具有原型的支撑。

若尔盖县原党史办主任蒋桂花，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考证，确定了“七根火柴”故事原型发生地，就在距离这块纪念碑几公里外的班佑乡姜冬村附近。

顺着纪念碑向东一路走去，我们很快找到了姜冬村：一排排崭新的藏族新居矗立，家家户户都挂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沿着姜冬村村道向南不远，便是大片牛羊遍地的牧场，牧场旁边蜿蜒流过的班佑河，就种着一大片当地的红柳林。

在藏语里，“姜冬”的意思叫做“柳树林”，这里的高原红柳林，生长形态是低矮的树丛。

蒋桂花经过多方考证，加上很多史料的相互印证，确定1935年8月，红军在大沼泽中前行了7天7夜之后，意外地在草地边缘发现了姜冬村这一大片红柳林。

大沼泽里罕见的树林，成为战士们难得的宿营地。《七根火柴》故事中，开头描述到红军们在树丛旁扎营，而在后来很多老红军的回忆里，在草地附近都有一片小树林出现。

### 周士第小树林旁 宿营浑身湿透

那时，刚刚接任中央红军上干队队长的琼籍红军周士第，也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过草地时遇到的一片小树林，也有着《七根火柴》故事中相似的

场景：

“有一天，露营地有一些小树，各部队都搞些树枝搭棚子，棚子有的高有的矮，有些棚子顶上盖着青草，有些棚子上插着雨伞，有的还盖着布，出现一幅幅人群、骡马、棚子交织着的动人的画面……”

在回忆录里，周士第描述，那天在小树林旁搭棚子宿营后，他睡得很沉，一觉醒来，发现夜里下了雨，在水里泡了一夜都不知道，身边的同志们，全身都湿透了。

“在我们跟前，有两个参加红军不久的十五六岁的小同志，全身也是湿透的。”“我整整在水里泡了一夜，腿冻疼了，背冻硬了。”

周士第回忆的这些细节，也许可以解释当时班佑河畔的大量非战斗减员：历经了草地泥水中的长期艰难跋涉，多天无法落脚安睡，突然出现的一片小树林，让红军战士们终于找到了搭建窝棚的材料，可以好好地睡上一觉。可夜来的风雨，却带走红军战士身上热量，不少红军战士就再也无法醒来，长眠在这里。

81年过去，蜿蜒流过草原的班佑河依旧奔腾不息，清澈的河水让河两岸牧场水草丰茂，滋养着遍地的牛羊。

站在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前，采访团成员们在碑前献上洁白的哈达，表达对这些英烈的哀思。我们的思绪回到了81年前那个冰冷的早晨：班佑河边小树林里，一位红军战士一根根地数着手中的火柴：“一、二、三、四、五……”

(本报四川若尔盖10月13日电)

## 琼崖红军灵活运用游击斗争打击敌人，在战略上配合红军主力的长征 红军武装斗争新发展

### H长征时期的琼崖革命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陈卓斌

特委四届五次扩大会议召开后，建立了琼崖游击队司令部，下辖的7个支队在特委“积极活动，积蓄力量，再接再厉，坚持斗争”的指示下分散到各县进行游击斗争，不断壮大着红军武装力量。

此外，党组织工作也在继续恢复和发展。至1937年上半年，全琼已有海口和10个县委或区委，区级的党组织有40个，全琼共有共产党员600人；各地群众组织也逐步建立起来，

以乡为单位的群众组织有350个，人数约有2500人；红军游击队人数已发展到60人，还有进行秘密训练的“在业红军”（平时不脱离生产，必要时参加游击行动）约200人。

随着琼崖党组织的逐步恢复和建立，以及红军力量的不断充实壮大，武装斗争的形势也有了新发展。

其中，王白伦和林天德、林天贵带领着第二支队和第六支队到琼定、善集县积极筹集革命经费和枪支弹药，扩充红军实力，伺机打击国民党反动分子；1936年夏，王白伦带领红军游击队20多人强缴善集县大地主

黄敦诗的枪支10多支，光洋五百元；同年秋，王白伦、林天德、林天贵等又带领游击队在善集县加乐地区的克历坡袭击加乐民团，再次缴枪10多支；次年1月，两个支队和善集县、区委干部30多人，在鹧鸪岭一带公路击毁了一辆国民党运载年货的汽车，击毙一名国民党连长等。

此外，朱运泽带领第一支队随同特委机关在琼文一带打击敌人；第三支队在支队长王永信的带领下，前往文昌县、琼东县开展活动，通过采取化装成国民党军队和深夜偷袭国民党乡公所等办法在琼东县西区先后

缴获长、短枪4支，后又转移袭击文昌东部一个盐场的盐警队，接着又到文昌县清澜港袭击清澜联防队；第五支队队长陈英也带领战士们到琼山二区、澄迈三区等地开展游击活动；黄大猷带领的第七支队则以六连岭为根据地，在乐万一带打击敌人。

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研究员邢治孔认为，红军各支队积极开展的游击活动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声势和威望，也为琼崖特委和红军在之后与国民党琼崖当局实现“国共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进行抗日战争准备了政治和军事力量。(本报海口10月13日讯)

### H长征印记

红军徐国富向其子徐长友回忆：“孩子，我们都曾是红军啊！”

■ 本报特派记者 李磊

顺着若尔盖县求吉乡巴西河旁的省道一路向东走去，便是甲基村，村委会旁门楣上镌刻着“红军后裔”四个大字的藏家小院落，便是当地红军后裔70岁的徐长友的家。

徐长友已去世的父亲徐国富，母亲向金兰都是在过草地时，散落在此的红军战士。

“第一次听说父母是红军是上初中的时候。”那时，徐长友在学校里想加入共青团，学校团组织询问自己父母的出身。当年幼的徐长友向父亲追问此事时，父亲徐国富抚摸着他的头说：“孩子，我们都曾是红军啊。”

1932年，17岁的向金兰在老家四川宣汉县参加了红军。1935年，向金兰所在的红军队伍开始长征，她负责照顾伤员。

在红军长征进入草地时，随着不断有伤员掉队，向金兰和伤员们只好在山边一个岩洞住下来等待后续部队。

然而，伤员们等来的不是红军，而是当地搜山的地主武装士兵。穷凶极恶的士兵把这群伤病员全部推到河里。被推下水的向金兰，几次沉不下去，最后被地主武装中一名叫洛亚的士兵带回家。

在洛亚家中，向金兰度过了七年暗无天日的生活——被洛亚一家扔在大草地里。在一次放牧时，向金兰趁人不备，拼命地向草原跑过去，成功地逃出。

向金兰逃到草地边缘的上包座打零工，在那里她遇到了一起做零工的徐国富。

徐国富曾是红四方面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二营五连的一名勤务兵，在长征途中穿越若尔盖境内大草地时，因为伤口发炎，掉了队。

在经历了掉队、被俘、逃跑的经历后，徐国富凭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当地藏族同胞的救助下，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相同的语言，相同的身份、相同的遭遇，两人越走越近，并于1943年组成了家庭，并迁到了若尔盖县求吉乡甲基村居住。徐长友至今还记得，母亲在去世前，已经严重昏迷，但她口中始终念叨着一个词：“红军”。说到这里，徐长友叹了一口气：“这是母亲流落至此，在长期没说汉语的情况下，至死没有忘记的一个汉语词语。”

(本报四川若尔盖10月13日电)

### VR长征

全景视角  
看班佑烈士纪念碑

摄影：陈元才

编辑：王诗童 卢军

配文：李磊

### 码上读

扫二维码  
看班佑河边 那缕胜利的曙光

视频摄影：李庆芳 陈元才

视频剪辑：李伟竞